“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探索军事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路

■杨旭光

写在前面

当前，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推动军事人员能力素质、结构布局、开发管理全面转型升级，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必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以深化改革解决改革中的问题、用创新发展破解发展中的矛盾，以有力举措推动军事教育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强化“统”的力度，发挥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综合育人功能

构建三位一体人才培养全新格局，是我军军事教育迈进新时代、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的里程碑，需要在深化实践中优化完善、提质增效。

搞透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运行机理。聚焦高素质、专业化人才培养，军队院校教育作为主渠道重在厚实基础，部队训练实践是大课堂重在转化应用，军事职业教育是大平台重在补缺拓展。要着眼发挥各自优长，基于统一的人才培养目标理念、质量标准和资源管理，建立健全融合、互补、联动机制，共同支撑军事人才培养实现高水平运行目标。

优先发展军队院校教育。强军先强校，院校教育在军队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要发扬我军办学育人优良传统，瞄准建设一流军事院校、培养一流军事人才目标，强化院校既培养人才又储备人才、既创新理论又发展技术、既引领战训转型又检验作战能力等独特功能，以刚性举措真正落实院校优先发展战略，使院校成为我军战斗力建设当之无愧的“火车头”。

加强部队训练实践育才。部队训练实践是人才培养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是促进官兵加速成才的关键一步，是和平时期检验打仗人才实际能力的理想考场。要引导官兵立足岗位职责，在练兵备战实践中灵活转化运用院校学到的思维理念、理论知识和基础能力，在实打实的任务锤炼中提升能力素质，奠定官兵职业发展的坚实阶梯。

全面推进军事职业教育。军事职业教育对官兵更新知识、跟上时代、胜任岗位、提升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是建设新时代学习型军营的重要支撑。要聚焦打仗、聚焦岗位、聚焦急需、聚焦前沿对官兵开展岗位再教育再培训，强化动力激励和政策驱动，规范履职能力提升、院校教育预备培训、职业资格认证和技能鉴定培训、在岗学历升级、科技素养提升等岗位自主学习活动，加快构建官兵时时学、处处学、人人学、终身学的格局。

突出“专”的标准，提高军事教育备战打仗人才供给能力和水平

军队实战化能力的基础是专业化，军人职业化水平的核心也是专业化。随着部队技术构成日益复杂、知识密集程度不断提高，对各类军事人才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大挑战，这就要求军事教育必须把专业化建设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来抓。

树牢专业化办学理念。鲜明立起以专业化创特色、向专业化要质量、靠专业化谋发展的办学思想，坚持把专业能力作为评价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要素，把专业特色作为衡量教育训练机构水平的关键指标，采取分类建设、分类管理，统筹布局、差异化配置院校和训练机构资源，努力使每个育人实体在各自专业领域都独具特色。

建强专业化学科体系。聚焦备战打仗需要，扭住培养单位主体培训任务，综合运用腾笼换鸟、实质统合等方式，继承传统优势学科内在基因，大力加强备战打仗的支撑学科，大力培育新域新质学科，加大传统学科“军事+”“智能+”深度改造，推进专业化教育资源集优配置、集约利用，不断提升学科高深精尖水平。

锻造专业化师资队伍。严格按照专业化标准设置教员准入资格和院校长选配条件，吸引军地最优秀的人才办学教学，努力建设一支专业化水平高、始终充满活力的师资队伍。

强化专业化评估监察。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和教育监察的“校正器”功能，以专业化特色优势为核心指标评价教学、建设及育人质量，把专业化建设规划计划落实和法规制度执行作为教育监察的重心，强力引导军事教育向加快基于专业化的内涵式发展迈进。

聚焦“战”的牵引，以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推动军事教育转型升级

军事教育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始终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把军事理论创新、高新技术突破、未来战争设计与人才培塑融合起来，才能使培养的人才始终走在战争和对手前面。

健全生源选拔机制。未来智能化战争对军事人才的认知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有很高要求。生长军官学员选拔要突出智力水平和军人职业潜质的考察甄别，在更大空间和范围吸引优秀人才苗子。任职教育学员要按照高中级军官选拔标准，优中选优进校接受系统培训，同时通过军事职业教育完成其他所有人员岗位继续教育任务。

优化人才培训体制。适应战争之变、科技之变、对手之变对官兵能力素质的全新要求，动态优化人才培养需求生成机制。按照国家高等教育基本标准和军队各级教育培训目标规格，遵循军兵种不同专业人才成长的规律特点，差异化设计各类人才组训方式。

全面创新教学模式。突出能力为本加强实战化教学，任职教育做到课程内容与岗位标准对接、教学流程与作战过程对接、训练组织与战场要求对接；强化因材施教开展个性化教学，鼓励学员在共性规范约束下能够充分彰显个人的独创性；运用信息技术发展新形态教学，契合不同类型培训特点，打造适合每个人的最佳学习计划和教学流程。

塑造智慧教育环境。秉持以学员为中心的理念，实施军事教育数字化建设试点，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创设体验真实、智能驱动、迭代升级的模拟对抗教学环境，打造军队智慧教育平台支撑军事教育转型。

推进“联”的深度，走实联合育人、开放育人路子

军事教育要面向世界军事前沿、面向国家安全重大需求、面向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关起门来搞是搞不好的，必须坚持开放育人。

打通人才培养链路。要强化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无缝链接，以联合作战需求为牵引，一体化设计人才培养架构，分类分层确定培训目标规格，聚焦不同院校办学定位，集约配置教育资源，探索构建院校教育和在岗教育贯通、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融通、初中高三级指挥教育联通、满足现实需要与超前预置培养畅通的人才培养格局。

坚持联教联训导向。强化院校与部队理论与实践结合，着眼从根本上解决“水土不服”的问题，将生长军官培养“最后一公里”交由部队完成，探索岗位实践合格方能毕业任职机制；着眼弥补院校教育实践能力先天不足的问题，尝试将部分指挥、管理、组训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教学交由部队指挥员担任，将综合演训任务和大型武器装备教学交由指定部队负责，通过精确计划推进实践性教学训练资源高效利用。

塑造融合育人格局。加强地方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共享，通过军地共同打造协同创新平台，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推进高端人才联合培养；广泛挖掘利用地方高校的人才、信息、保障等方面的高价值资源，提高军事教育整体效能。

厘清指挥关系的“关系”

■李文清

一线论兵

●作战实践中，指挥关系清晰与否是衡量指挥体系构建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对于能否顺畅组织实施作战指挥活动、打赢战争起着关键作用。

从作战指挥理论看，指挥关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指挥关系，是指指挥员及指挥机关与所属部队之间构成的指挥与被指挥关系。广义的指挥关系，是指指挥员及指挥机关与军事行动中的相关组织之间，以权力、责任、任务等为纽带所形成的各种关系。结合我军联合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以及经典指挥理论的观点，笔者将广义上的指挥关系进一步拓展界定为以下四类：

*基于指挥权责视角的“作战指挥”“作战控制”“作战指导”等联合作战指挥关系。*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对作战编成内部队构成作战指挥关系，拥有编组作战力量、指定作战任务、指挥作战行动和调配保障资源等全部权力；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对作战辖区内的非作战编成内部队构成作战控制关系，拥有掌握和制约其相关行动事宜的权力；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对支援和保障作战的非作战编成内部队构成作战指导关系，拥有提出指导意见、督导落实的权力。

*基于作战行动视角的“作战协同”“作战保障”“作战支援”等指挥关系。*作战协同关系，是无隶属关系的部队在共同遂行作战任务时所构成的相互协助、配合的关系。通常由上级明确任务区分和协同主次关系；作战保障关系，是为加强机构指挥和部队行动能力，履行侦察情报、信息、通信、目标、测绘导航、气象水文、工程、伪装、核生化防护、警戒防卫及后勤、装备等保障职能的力量与保障对象之间，在保障活动中所构成的关系；作战支援关系，是受援部队与支援部队之间构成的支援与被支援关系，通常由上级明确受援与支援的关系，由受援部队提出需求和任务要求，支援部队提供相关支援。

*基于力量编成视角的“隶属”“配属”“支援”等指挥关系。*隶属关系，是编制或命令规定的下级对上级的从属关系；配属关系，是指挥员将直接掌握和所属某一部队的一部分兵力兵器，临时调归所属另一部队指挥与使用构成的关系；支援关系，是指挥员将直接掌握和所属某一部队的兵力兵器，援助所属另一部队或友邻行动所构成的关系。

*基于工作组织视角的“指导”“协调”等指挥关系。*指导关系，是部队或各级机关、部门之间根据作战任务或工作职能所形成的关系，上级机关、部门与下级机关、部门，同级机关、部门之间按职责分工构成指导关系；协调关系，是无隶属关系的两个以上部队、机关、部门之间或军地之间，在进行相关活动、遂行作战任务中通过协商调整构成的关系。

上述各类各种关系，共同构成指挥关系的“图谱”。从这些具体关系的含义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笔者认为，理解和运用指挥关系需把握以下要点：

*一是非排他性。*这些指挥关系是在不同视角下形成的多类关系，强调某一类型关系时并非是对其他关系的否定。特别是基于指挥权责视角的“作战指挥”“作战控制”“作战指导”这三类指挥关系，是以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宏观视角看待其与联合作战活动相关的各方力量在纵向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强调的是规范和约束联合作战指挥权责，而并非是对原有其他关系的否定。军种部队建制的隶属关系、加强作战力量的配属与支援关系，作战行动中形成的作战协同关系、作战保障关系、作战支援关系等仍然在特定情况下发挥作用。

*二是多义性。*同一提法的指挥关系在不同视角下有不同的涵义，如“支援”关系从力量编成的视角看，就是上级指挥机构对任务部队作战实力的增强，在作战行动视角下其涵义就拓展到提供作战力量、作战行动、作战效果等多种形式的“作战支援”。

*三是多元性。*如同每一名军人在军队组织体系中与上级、下级、战友、友邻等之间构成多种关系，针对特定的指挥机构与指挥对象之间可能也是纵向、横向多种关系交织并存，如隶属关系本身就包含着作战指挥关系，作战指导关系又是与非作战编成内提供作战支援、作战保障的力量之间构成的。

*四是变动性。*不同指挥关系适用的条件不同，在作战中根据作战部署调整、任务行动变化和实施指挥需要，应适时组织指挥关系转换，明确新的指挥关系及其生效时间、有关事项等。指挥关系转换后，相关指挥机构、部队应主动取得联系，尽快按照上级指示要求建立新的指挥关系。

总之，研究和运用指挥关系时，通常应当是放在指定的任务场景中，立足一个基本定位，分析或明确其纵向、横向上与不同对象所构成的相互关系及变化，才能把指挥关系理得清、用得顺。

前沿探索

重视深海空间的作战价值

■刘丽娇 张步玮

深海是与浅海相对应的概念，因特殊的自然环境和重要的战略地位，被公认为是极具潜力的战场空间。进入21世纪，随着海洋竞争的加剧，以及深海、无人等高新科技加速应用于军事，深海空间在作战中的地位作用日益凸显，正成为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的新高地。前瞻布局、制胜深海，需要从对抗的视角，遵循“技术为体、战术为用”的运行机理，科学认识和把握深海空间的作战价值。

方兴未艾的作战维度。深海空间战略影响力大、相对独立性高，是军事对抗的新兴领域。近年来，深海潜航技术、探测技术、通信技术以及军事智能科技迅猛发展，为深海成为继陆、海、空、天、电磁之后的战场空间提供了重要支撑。外军的无人潜航器、海底预置武器、海底基地等新的平台和武器已登上战争舞台，将撬动海上作战体系重构，并成为新型海上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深海装备规模化、实战化，必将形成新质作战能力，通过形散神聚的力量运用、精准高效的能量释放、直击重心的目标选择和跨域融合的体系对抗，开启未来海战新模式。深海战场的兴起，正推动海上作战向全域、全维、全天候、全时段拓展，新的作战样式应运而生。目前，外军已推出深海对抗战、深海基地作战和深海特种作战等概念。随着深海阵地伏击、机动破击、远程突击、跨域袭击、抵近截击等付诸实战，深海将不再寂静无声。

出奇制胜的战略要地。深海作战力量以深海为主要部署和运用空间，以无人装备为主体，以深海感知链和通信网为纽带，能够灵活地实施海上攻防作战，使对手防不胜防，陷入“看不见”“打不着”“来不及应对”的被动境地。深海预置武器系统能够预先部署在关键海区、关键水道，并进行长时间潜伏，战时按照指令远程激活，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间发起攻击，使敌人措手不及，从而抢占先机。此外，深海大部分为全球公域，边界不确定性强，作战地域选择灵活。加之受深海通透性差、压力变化大、水文特性复杂等因素影响，深海武器的探测和定位难度较大，作战达成突然性的手段更加丰富，模式更加多样，更易实施战略威慑和达成战略突袭。深海区域广阔、地形障碍较少、昼夜区分不大，相较于陆岸、浅海，更易于广域部署、弹性配置兵力。因而，以智能化网络信息系统为支撑的深海作战力量既高度融合又动态开放，能够因时、因地、因敌自主适配、敏捷重构，或实施重兵猛击，或出动精兵奇袭。

非对称制衡的重要空间。非对称制衡，是用兵作战的一条重要原则。深海武器系统不仅融态势感知、快速机动、隐蔽突防和精确打击于一体，而且续航时间长、保障需求小、抗风险性强、效费比高，为实现非对称制衡提供了新手段、开辟了新途径。部署于深海的水下航母、潜艇、潜射无人机、潜射巡航导弹等进入实战运用，并与陆岸、海上、空中和太空等作战力量密切协同，必将推动深海制海、制陆、制空乃至制天从概念走向现实。据悉，俄罗斯发展的“波塞冬”无人潜航器，可藏匿于1000米的深海，闪击敌方的海军基地、航母编队及海岸城市等目标。且深海技术和军事智能科技是世界高科技发展的前沿和制高点，通过研发拉大与对手技术代差的深海武器装备，形成作战上的“技术突袭”，可为“以能击不能”提供优选力量。未来作战，分布式集群化的深海作战力量，通过深度融入杀伤链各个环节，形成立体多维、弹性抗毁的海上作战能力，能够以瞬时、局部的作战优势，精准破击对手作战体系的关键节点和要害目标，达成“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效果。

临事适变者胜

■姜宝春

挑灯看剑

孙子云：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临事适变，是古今中外作战行动遵循的基本准则之一。临事适变的核心是灵活，强调的是不拘常法，因变制敌。未来战场瞬息万变，指挥员只有临事适变，才能始终保持战场主动，夺取作战胜利。

精研“三情”知变。战前精准掌握敌情、我情、战场环境等影响作战全局的客观因素，做到知己知彼、知天知地，这是正确定下作战决心和确定形成战役布势的前提。毛泽东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精研“三情”的重点是“知彼”，知彼方能知变。只有熟悉掌握敌人的作战企图、兵力部署、作战能力、作战体系强弱点等，才能科学预测敌可能的主要作战方向、可能采取的作战行动和方式等，研判战场上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和发展趋势，以便我综合作战目标、环境、方法、手段、效果等因素，在准确领会上级意图和理解任务的基础上对作战进行周密筹划。

灵活布势谋变。布势是作战指挥艺术的集中体现，反映着指挥员的思维、判断、谋略以及运筹决策和战场控制能力。战场上的临事适变，往往表现为战役布势上的灵活性，这与灵活用兵和灵活运用战法是相一致的。因此，指挥员确定和形成布势要不拘一格，强调因时、因地、因敌而定，绝不能墨守成规。战役布势应有预见性，在准确判断情况的基础上要预见到各种可能性，有应对突发事变的准备，努力做到措置裕如。此外还要因情而变，根据战场情况动态变化和作战重心转移不断调整，始终以有利的布势力争战场主动。

因情机断应变。未来战争战场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按预想作战、按计划行动的难度越来越大。指挥员必须具备因情机断应变的能力，根据战场态势变化灵活地选择打法，灵活地运筹组织行动，才能趋利避害，驾驭战场形势发展，牢牢把住战场主动权。四渡赤水战役中，毛泽东根据战场情况变化灵活用兵，于国民党重兵集团围追堵截中大踏步穿插运动，跳出重重包围，成为战争史上的典范之作。因情机断应变需要指挥员依据作战行动达成的效果，动态指挥控制作战行动，避免呆板教条与不察实情的瞎指挥、乱调控。同时还要不拘泥于作战计划，根据作战进程、战场情况、能力对比等发展变化，动态调配作战资源，适时组织作战转换，最大程度保障主要方向、重点目标、关键环节的处置行动快速有效。

严实训练备变。临事适变，绝不是事到临头就能想变则变，功夫须做在平时。在这个战争样式迅速变动的时代，谁敢走新路，谁就能获得新战争手段带来的无可估量的利益。要做到战时临事适变，必须在平时训练演练中练好应对处置战场各种突发情况的高招，破解指挥员“五个不会”之困。“军之大事，命在于将”，这就要求从指挥员做起，唯战唯严唯实，一切从实战出发，练指挥、练谋略、练协同、练保障。同时，还要制订好预案，有针对性地训练指挥链路中断、武器装备遇袭、人员大量伤亡等在战场上可能出现的情况下的应变之策。